



大芦塘行记

□ 来耀勇

我生于景泰县芦阳镇响水村——一个坐落于祁连山东段余脉米家山北麓的小村子。生活于此,我对大芦塘这片境域,总怀有似曾相识的亲切,又带着几分难以言喻的疏离。每次归来,步履匆匆,还未及细品这片土地的芬芳,便又转身离去。直至今年的夏天,当我再次踏上这片文明辉耀、古韵绵延的土地,内心竟被一种深沉的喜悦所充盈。

芦阳镇,位于景泰县东部,东临黄河,西环县城,史韵流长,古镇凝粹,是丝绸之路北线甘肃境内黄河两岸一个重镇。而大芦塘这个诗意盎然的名字,则是芦阳之古称,传说因这一带塘水盈盈、芦草茂盛而得名。从明神宗万历二十七年(公元1599年)创建大小芦塘城到1933年被芦阳所取代,大芦塘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足迹。

历经十多个小时的走走停停,这片土地对于生命的意义,我在追寻中愈发清晰。从吊沟古城——那曾经戍旗猎猎,战鼓震天的兵家要地,到黄河岸畔孤寂萧索的石垒烽燧,再向南穿越荒草荆

棘,抵达“碾轱辘洼”“涝坝岘”“沈家庄”“周家窑”等散落于茫茫原野的步仞农舍。水声与山色交织,光伏电站静立于野,与山川沉默对望,仿佛自然与文明在此达成一种庄重的默契。

自北向南,自西向东,我行走至水云深处,坐看山间余晖,岩阿叠影。米家山东麓的“付家岘”“羊洼圈”,丘陵起伏,山冈嶙峋,滩地洪积;松柏在“炭沟湾”的风中静默伫立,险峻与秀美并存,共同勾勒出一幅天然画卷。

这片宁静而峥嵘的大地,幽微如诗,气象万千。我拖着疲惫的双腿,却不愿闭目小憩,生怕错过一抹转瞬的晚霞,或是一片流变的云彩。只想多看一眼翱翔的鹰,再看一眼低飞的呱呱鸡——仿佛无意间闯入一片神性的邱隙与“绿杉野屋”。这突如其来永恒之美,以璀璨的一瞬将我彻底俘获。

这是一片热烈而孤独的土地。人们在这千万年前隆起的黄土高原过渡带上,辛勤劳作,纵情歌唱,热烈相爱,寂静老去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,那《蒹葭》般的歌声,如蝴蝶翩跹,如花朵绽放,恒久在这片土地上荡漾。

在“水沟湿地公园”蜿蜒的边墙遗址,我望见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的英姿——白马长枪,栩栩如生;也看见兵燹曾肆虐这片土地的痕迹。然而,那刀光剑影终在时光中化为历史的烟尘。

石卧池塘,牛嚼冈峦,野兔穿草,白鹭点水。农人在麦浪间俯身,青蛙划开碧波,蜻蜓舞动薄翼。万物各得其所,互不侵扰,却又彼此呼应。这夏日的池塘、农田、森林与河流,默默沉淀一切喧嚣,最终化为深邃,归于寂静。

翌日,朝阳如期照亮新的旅程。在“双龙寺”,两株古松已然相对沐风数百年,还有那“玉宇无尘,银河泻影”的琼楼依旧。斑驳的院门,青苔漫漶的砖石,仿佛传来遥远时光的钟声。万物皆在褪色、老去,唯有生命——这天地间繁茂的枝叶依旧葳蕤。

鸟儿栖于槐枝,凝望深空片刻,便倏然远逝。街道人群散去,风中的杏树静静孕育果实,那果实中记录的,不仅是风雨,还有载歌载舞、祈愿风调雨顺的一张张面容。

在车木峡——那片如依附于黄河岸边的绿叶般的村落,我凝望山谷中

激流奔涌,一路东去不复回。黄河在此迂回冲出红山峡,涌入五佛平原,沿岸孕育出富饶的鱼米之乡,最终蜿蜒而去,注入渤海。望见这不息的黄河,仿佛看见自己生命的轨迹——如一颗种子偶然落于米家山北麓,在乡野间生长,追寻人生之目标,终抵远方。

黄河,这条流淌九省区的大河,血液中散发着我所眷恋的气息。它滋养景泰川的荒漠、河套的沃野与乌拉特的草原,让沙漠也能变绿洲。这浩荡湍流,穿越时光,在辽阔的大地上浩浩汤汤前行,留下文明的足迹。千载之间,沧海桑田,“索桥古渡”的石驿只余神秘符号。然而,那见证一切的母亲河,却依然奔涌向前,生生不息。

牛羊下山,余晖掩映足迹。大芦塘的辉煌与后人的承续,令我深深动容。

我来到这片蕴藏蓬勃生命力也容纳人间沧桑的土地,或许是为了寻一席之地,踵事增华,看清生命如星辰映照大地般的珍贵。这生命,不仅属于人类,也属于所有飞潜动植——一切存于世间的生灵,共同构成这蓝天之下、绿水青山之畔的诗与远方。

在海南三亚,要寻找一个最能浓缩热带海岛灵气又让人魂牵梦萦的去处,这便是椰梦长廊了。

椰梦长廊不像那些需要长途跋涉历经千辛万苦方可探寻的秘境,只要来到三亚湾,你就会不经意间与她撞个满怀。多年来,她就这么大大方方自自然然地沿着三亚湾,铺展开二十余里的南国风情画卷:一边,是碧波万顷的南海,潮声如梦;另一边,是海南环岛旅游公路,车流如织。而这条绵长的绿色长廊,便成了海与城之间一道温柔的缓冲带,既是人们悠闲漫步的乐园,也是这座城市最生动、最富有代表性的风景。

这画卷的灵魂之笔,自然是那随处可见又各具一格的椰子树了。在这里,它们成了被海风与阳光赋予了性灵的舞者,修长的羽叶在风中翻飞,宛若少女挥舞着双手,向远方的客人发出真诚的邀请。而每走一段路,总有那么几株椰子树,像伟岸的哨兵,躯干笔直,直插蓝天,带着几分孤傲,守护着天光云影。最惹人怜爱的,是那弯出一段优美弧线的椰子树,把整个身子倾向海的碧波,用全部力气回摸天的蔚蓝,那倾而不倒的造型和向上生长的意志,给人无穷的遐想和启迪。这里的椰子树,各有各的风姿,各有各的造型,每一棵都在用自己独特的语言,诉说着与风、与光、与海的缠绵絮语。

走累了,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,我静静地看,倾心地听。那风,穿过千万片羽状椰叶的缝隙,声音是极轻柔的“飒飒”音,像是情人的絮语,又像是远海的潮声被筛成了细细的丝缕,悠悠地送到耳边来。这声音里,有一股椰子的甘醇,海水的咸湿,甚至是热带花草的浓烈,它们混在一起,被阳光烘培得暖洋洋的,成了一种能让人骨子里都松弛下来的气息。我想,这便是“椰风”了,它看得见,听得着,更嗅得到,无孔不入地包裹着你,让你也成了这梦境的一部分。

然而,若只有椰树,这梦便少了声响,缺了韵律。海,才是椰梦长廊不息的灵魂。你细听:一边是椰叶飒飒,如情人低语;一边是海涛声声,似远古的回响。它们一唱一和,仿佛有说不尽的悄悄话。那微风推着细浪,一波,又一波,不疾不徐地漫上沙滩,在岸边化作一片雪白的泡沫,又恋恋不舍地退去。这景象,亘古如斯,像海对岸传递着永不疲倦的思念,织就了一幅动情的、永恒的画卷。天晴时,蔚蓝的海静静地,阳光洒在上面,碎成万千片跳跃的金鳞。那“海韵”,此刻便是一种悠长而平缓的呼吸,在微微荡漾中,演奏出一支永恒的、舒缓的摇篮曲。这椰的风韵与海的韵律,一高一低,一近一远,竟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。

而这自然画卷里,最鲜活灵动的色彩,是人。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,天南海北的游人与本地居民,成了这里真正的主宰。清晨,是跑步、练拳的身影,迎着海风吐纳;傍晚,则成了歌舞与音乐的海洋。有随着乐曲翩然起舞的阿姨,也有弹着吉他吹着萨克斯精心伴奏的大叔,还有那奔跑嬉戏、笑靥如花的孩童,大家用歌声、乐声、笑声把椰梦长廊演绎成一个人生的舞台、欢乐的海洋。不管你来自哪里,无论你贫穷富有,也不管你是失意还是得志,无论你什么时候来到椰梦长廊,她都一如既往地欢迎你,接纳你,包容你,用一样轻柔的椰风,一样舒缓的海涛抚慰你,治愈你,让你在这里卸下一身疲惫,忘却一切忧伤,将一段快乐而难忘的时光,编织进椰梦长廊的故事里,让它变成了人生欢愉的美好记忆。

于我而言,椰树是众木之中最令我倾心的。它没有过多的枝蔓,一心向着天空与海洋生长,疏朗而飘逸,恣肆而多情。于我而言,大海是众水之中最让我魂牵梦绕的。他的澎湃,能重塑一切;他的博大,能容纳一切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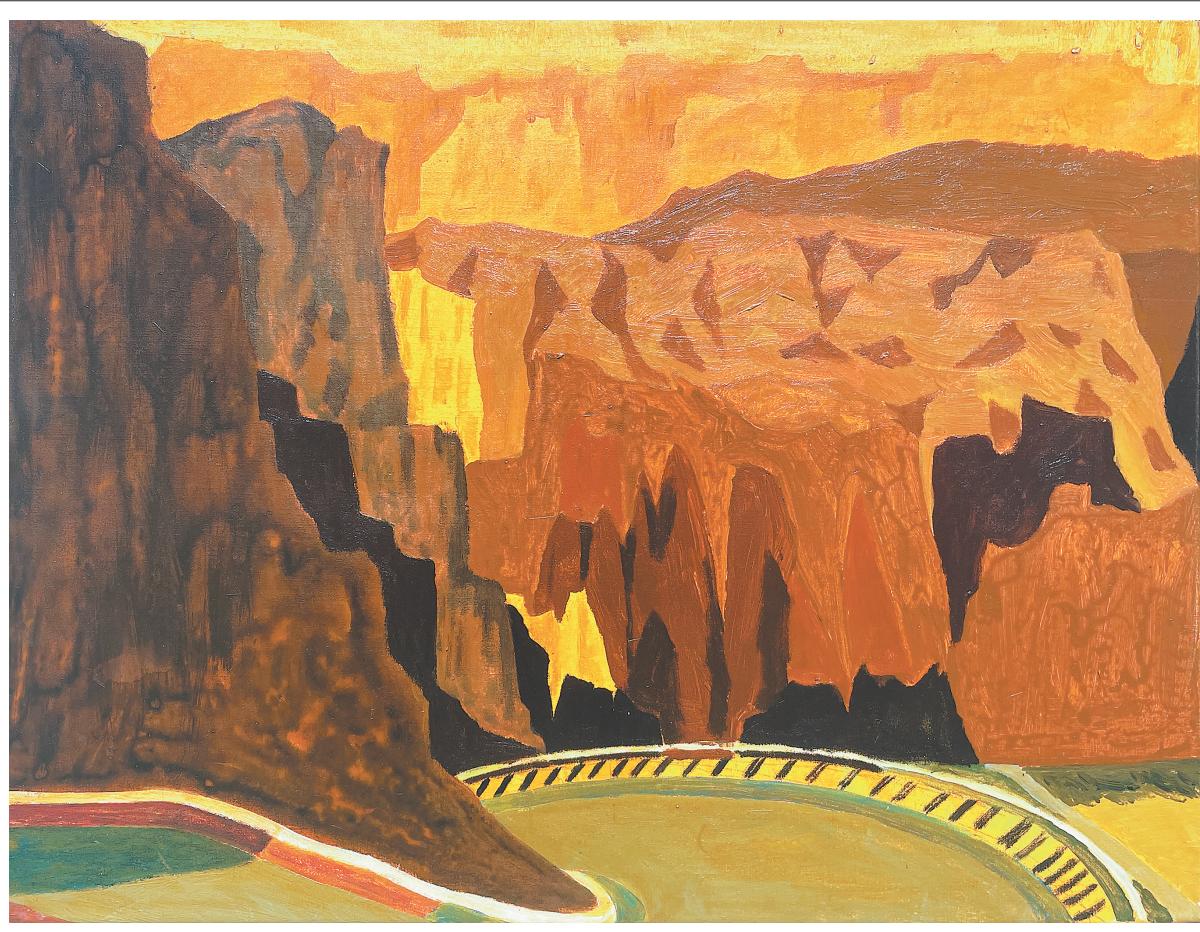
来三亚的机会不多,但每一次,漫步在这长长的椰风海韵梦境里,看椰树婆娑起舞,听海涛轻轻歌唱,让身心彻底沉醉于这一襟椰风、满眼海韵之中,实在是人生一种不可多得又妙不可言的享受,如梦如幻。

这梦,是绿色的,也是蓝色的;

这梦,是闲适的,也是永恒的。

椰风海韵

□ 曹剑南



哈达铺的药香

□ 李宏忠

白杨树的叶子染黄天空
风,秋天的风
凉意拍打每一滴露水

菟葵籽摇曳
等待,春暖花开
当归,散落每一寸土地
在太阳的炙烤下
把自己写得更浓烈
党参,洁白的身躯
柴胡,凋零的黄花

山梁上
一大片一大片
承载药香的土地上
一张张幸福的笑容

距离

□ 虎发仁

忘却一个季节的等待
再一次佝偻着身子
去亲吻
金灿灿的大地

磨刀石和你一样
弓下身去
同时躬下身的,还有父亲母亲
和那些在大地穿行的身躯
他们知道,秋天
是收获的季节
一切都在向大地
注目,行礼

唯有这样的姿势
才能收拢四季
任其与大地
保持
最亲密的距离

落 雪

□ 郑万明

一夜之间
雪落在半皮贩子的马车上
落在阿勒泰牧民的帐篷上
落在新疆的阿克苏

又过了一夜
雪落在甘肃的张掖
落在武威的天祝草原
落在疏勒河的银带上

甘南 积石山 六盘山
崆峒山 麦积山 西秦岭
被纷纷扬扬的雪花簇拥着
是来自天空的慷慨馈赠

百花

第3362期

石林时光

[油画]

马仲炳 作

吐鲁沟行记

□ 吴玉琴

兰州吐鲁沟国家森林公园,静静地隐匿在永登县连城镇。

仲秋入园,移步换景。山泉涓涓,长风簌簌,抬望眼,天青林黛山峭,树梢和山尖上游走着轻纱般的雾,神秘而迷人。小路蜿蜒如通往天际的丝带,引领着我们探寻未知的风景。

山林茂密,百草簇生,山鸟鸣叫。沿着小路盘旋,乍见“天窗眼”遥遥对望,满目壮美。高耸的山峰如巨大的羽扇,在浅灰色的天幕中孑然傲立,峭壁上,一个天然的窗洞悬于奶白色的空气中,像大山睁开的一只眼,又似一扇窗。云雾缭绕中,山的坚硬与浑厚若隐若现,而那一方“天窗眼”,却任柔软的流云与天光慵懒地氤氲,山因“眼”而灵动,“眼”因山而旖旎。

前行约五百米,两座高耸对峙的山峰骤然映入眼帘。似被天神以巨力劈开,又如无形大手推开的巍峨天门,这便是“通天门”了。两侧百丈石壁如经鬼斧神工打磨,光滑齐整得近乎刀削,一道狭窄的峡谷深嵌其中,大有一夫当关之势。那扑面的压迫感,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,更在心底激起对自然伟力的震撼。指尖轻触山体边缘处,它灰褐的肌肤冰凉、锋利,细长棱角中似有蓬勃的生命涌动。

沿小路继续盘旋而上,视野豁然开朗。草浪翻涌,红桦知秋。远山间的风吹来凉意,林海荡起橙黄橘绿,犹如泼彩般倾覆而来,淋落一山生意。大片大片的雾,悠然游离在草原上空,不时地变换形状,辽远阔大,厚薄明暗,变幻无穷。

再往上走,雾气浓得模糊了视线,我们原路返回。下山路上,才发现遗漏了“石壁泻珠”等诸多景致。大家说,留点念想,下次再来品。此行匆匆,但我已迫不及待想拾景入文。打开记事本,想起那句:“文章是案头之山水,山水是地上之文章”。怎样生动传神的文字,才能描摹出山长水阔、万千气象呢?

河西的雪

□ 李静

祁连山连绵的脊线,天地间是一种太古的静。这静,是有重量、有颜色的。那颜色,便是无边无涯的、素净的白。它衬着远处山峦青黑的剪影,衬着村庄土墙上清癯的枝条,衬着烽燧遗址那千年不变的、斑驳而倔强的身姿,便生出一种苍凉而阔大的美。那是一种褪尽了所有浮华,只剩下骨骼与魂魄的美。行走到其间,你会不自觉地放轻脚步,怕惊扰了这片土地上沉睡的历史,怕打破了这片坦荡的清明。

这样的雪天里,村庄便显得格外安详与温暖。家家户户的烟囱,在清冷的空气里,是人间烟火最朴素的信使。推门而入,一股热浪便扑面而来,将周身的寒气瞬间融化。屋子的中央,多半会有一个铁皮的炉子,烧得通红,炉上的壶里冒着白汽,噗噗地响着。老人们会盘腿坐在热炕上,守着炉火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天,内容无非是今年的雪比往年的如何,地里的冬麦盖了这层“被子”,来年的光景便多了几分指望。他们的话语是平实的、缓慢的,如同这土地本身。那被岁月和风沙磨砺得粗糙的古铜色的脸上,在炉火的映照下,

泛着一种平和的光泽。这炉火,这炊烟,这闲话,便是河西人家对抗漫长寒冬的底气。面对这苍莽的天地,似乎只有一碗滚烫的、酽酽的茯茶,才对得住这风雪的脾性。那茶汤是深褐色的,喝下去,一股热流便从喉头直贯到丹田,四肢百骸都舒展开来。这温暖,是实在的,有力的,是一种与天地严寒坦然共处的、生命的韧劲。窗外的雪,或许还在不紧不慢地落着。它覆盖了田垄,覆盖了古道,也覆盖了现代公路上新碾出的车辙。在这一刻,古今仿佛被打通了。千百年来,有多少戍边的士卒,有多少跋涉的商旅,也曾在这同一片天空下,看着这同样苍茫的雪,思念着远方,也坚守着脚下。这雪,洗净了当下的尘嚣,也勾连着久远的沉默。

小雪,小雪。在河西,它或许没有那份名字里的轻柔,但它给予这片土地的,是一种更为深刻的东西——一种在酷烈中磨砺出的静美,一种在荒寒中积蓄着的、等待来年喷薄而出的生机。这雪,是写给这片山河素净、深沉的一首散文诗。